



他是精通武艺，曾饱尝流浪之苦的军官子弟；
他战功卓著，用谋得当，和平演变夺得江山；
他靠武力建国，却能以文治国，开创了中国的文治盛世。

田芳芳◎著

HUANGPAO JIASHEN
ZHAOKUANGYIN

中国
历代
风云
人物

赵匡胤

黄袍加身

『下册』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黄袍加身

赵匡胤



田芳芳◎著

下册

中国铁道出版社
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袍加身：赵匡胤：全2册 / 田芳芳著. —北京：
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7.3
（中国历代风云人物）
ISBN 978-7-113-22639-8

I. ①黄… II. ①田… III. ①赵匡胤（927-976）—
传记 IV. ①K827=4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6）第312975号

书 名：黄袍加身：赵匡胤
作 者：田芳芳 著

责任编辑：刘建玮

电 话：（010）51873038

封面设计：MX DESIGN
STUDIO

电子邮箱：liujw0827@163.com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（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8号 邮编100054）

印 刷：北京尚品荣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：33 字数：629千字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2639-8

定 价：59.80元（全二册）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（010）51873174（发行部）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（010）51873659，路电（021）73659，传真（010）63549480



【第八回】

荆襄地归化王道，后蜀国臣服上邦

建隆四年（公元963年）的春天好像来得特别早，也特别突然。仿佛只是一夜之间，汴梁内外便满眼绿色。而对赵匡胤来说，即将进行的统一大业，则是他一生当中最为明媚的春天。

其实，大宋朝臣早就形成了一个共识：无论如何，也要让大宋一统天下。而且，大宋朝臣还形成了这么一种共识：只有齐心协力，步调一致，才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。

当时，大宋朝最为强劲的对手就是北方的辽国，如果集全国之力与辽人决一胜负，那取胜不无可能，因为宋朝的国力较两年以前确实大大地上了一个台阶，而只要打垮了辽人（包括北汉），则荡平南方诸国就只是个时间上的问题了。毕竟辽国还很强大，辽人又英勇善战，如果大宋不能取胜或被辽人战败，或者与辽人拼得两败俱伤的话，那大宋想统一天下的愿望恐怕就难以实现了。

南方诸国虽多，但较大宋而言，国力都很弱，且各图自保。大宋率先南征的好处十分明显，只要运筹得当，也就没有了被南方诸国击败的可能，而荡平南方诸国之后，大宋的国力无疑将得到进一步的增强。这样，大宋在南征之后再北伐，取胜辽国的可能就大大地加强了，即使一时无法取胜，似乎也无碍大局。但是，南方诸国虽然实力较弱，但毕竟数量多，且南唐等国的军队规模也比较庞大，如果宋军在南征时不慎遭到较大的挫折和失利，而辽国和北汉又趁机向宋开战，那大宋就处于一种极为不利的局面了。

大宋朝臣分成了两派。一派意见以范质为代表，主张先北伐；另一派意见以赵普为代表，主张先南征。从人数上看，范质等人占压倒性优势；而赵光义则站在赵普一边。

其实，就赵匡胤的初衷来讲，他是主张先北伐的。他的这种想法的形成，显然是受到了周太祖郭威和周世宗柴荣的极大影响。当听到赵普说宋军不宜先北伐



时，赵匡胤问道：“赵普，理由何在？”

赵普侃侃而谈道：“当年皇上与周世宗横扫辽人半壁江山时，臣也有幸在皇上身边。恰如皇上适才所言，那情那景，臣至今也记忆犹新。但辽人素以英勇善战著称，可当年的辽军跑的跑、降的降，为何如此不堪一击？而当年更是几乎没有打过一次像样的仗，便占领了大片辽人的土地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赵匡胤说道：“朕当时也有些纳闷，辽人为何如此不禁打？后来，朕弄明白了，当时的辽人内部钩心斗角、纷争不已，兵无士气、将无斗志，周世宗把握了这个机会，才一举创下了不世之功！”

“皇上所言极是！”赵普看了看范质等人，“可现在，这个机会失去了！现在的辽人，不仅拥有数十万大军，且众志成城，一心南下。在这种时候，我军如果率先北伐，又岂能捞得便宜？”

范质问赵普道：“赵大人，若依你所言，辽人有数十万大军，又一心南下，在这种背景下，我大宋军队如果南征，岂不要腹背受敌？”

赵普淡淡一笑道：“范大人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辽人虽拥有重兵、一心南下，但就目前而言，辽人还不想也无力大规模南侵，因为辽人现正向渤海一带扩张，辽军主力也全部东去。只要我朝不主动挑起战争，辽人就不会集中兵力与我为敌。而且，我大宋南征也不需要动用太多的军队。这样一来，我大宋就有足够的军队放置在北线以防辽人南下！”

见范质等人无言，赵普接着说道：“皇上，正所谓‘前朝旧事，足可借鉴’，想当年，周世宗不也是在东征西讨，从蜀人和唐人的手里夺来了大片的土地之后，然后才挥师北伐的吗？所以，臣认为皇上应效仿周世宗，先南征后北伐。”

赵匡胤听后，不置可否，只是定定地看着赵普。赵普继续说道：“皇上，辽人之所以不急于南下，是因为它也觉得没有把握取胜我大宋，故而它现在拼命地东西扩张以增强实力。既然如此，我大宋何不就与辽人比试一番？”

“说得好！”赵匡胤最后拍了板，“辽人向东西扩张，朕就向南扩张，看谁扩张的速度快！”

既然确定了先南征后北伐的行动方略，诸大臣也就一一散去。

又一日，赵匡胤把赵普、赵光义邀进后宫，一边把盏一边谈论南征的首选目标。

赵光义首先说道：“依臣弟之见，应先灭掉李唐。李唐土地多，人口众，灭了李唐之后，我大宋的实力定然大大增强！”

赵匡胤说道：“光义所言自然有理，但依朕看来，赵普好像有别的看法。”

赵普轻轻一笑道：“皇上圣明！臣的意思是，我大宋在南征的时候，最好不要动用北方的军队。可这样一来，我大宋又一时很难集中更多的军队与李唐开战！”

赵匡胤笑道：“赵普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先拣软柿子捏，最后再啃硬骨头？”



赵光义也不禁笑道：“皇兄，我们先南征后北伐，岂不就是‘先捏软柿子，后啃硬骨头’？”

赵匡胤问道：“光义，看来你同意赵普的意见了？”

赵光义回道：“臣弟以为，赵普的意见总是很正确的！”

赵普连忙道：“谢光义兄弟夸奖！”

“那好吧，”赵匡胤道，“就南方而言，李唐无疑是最硬的一块骨头，而周保权的湖南和高继冲的荆南又无疑是最软的两个柿子，那我们就先拿周保权和高继冲开刀，最后再找李煜算账！”

此时，湖南国正陷入内乱，湖南国主周保权派人来向大宋求援。

“湖南国”应该叫“楚国”。公元907年，唐朝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废唐建立后梁之后，派一个叫马殷的人到湖南一带做楚王。马殷利用“楚王”的头衔，渐渐地把湖南一带建成了一个独立王国，自己做起皇帝来，是为楚国。可因为楚国与四周势力势均力敌，很难再扩张领土，只好一直依附着中原王朝。正因为依附着中原王朝，所以楚国虽小，四周的邻国也不敢轻易侵犯。

然而，马殷死后，几个儿子互相攻杀。南唐国见有机可乘，便于公元951年出兵把楚国灭了。但不久，马殷的旧将周行逢又起兵赶走了南唐军队。从此，湖南又成了周行逢的天下。

宋建隆三年（公元962年）十月，周行逢病重。临死前，周行逢把自己的儿子周保权及大将廖简、张从富等人召到病榻前，说道：“太子年幼，望各位好好辅佐……有野心的人，朕大体上已杀光了，只张文表在外，朕未能杀他。朕以为，朕一旦驾崩，张文表必反，所以各位爱卿切莫对张文表掉以轻心，千万别让朕开创的这块地盘落入张文表之手！实在不行的话，尔等就保护太子投大宋去！”

廖简含着泪说道：“皇上放心！臣等一定尽心尽力地辅佐太子，绝不让张文表的阴谋得逞！”

张从富也说道：“臣向皇上保证，如果张文表阴谋造反，臣定捕而杀之！”

果然不出周行逢所料，听到周保权继位的消息，张文表大发雷霆，冲着手下怒吼道：“这天下是我与周行逢一起打出来的，那周保权凭什么继承帝位？难道要我去向一个十多岁的小孩俯首称臣？”

当时张文表驻守在衡阳，虽然一心谋反，可手中并无多少兵马。恰巧周保权派了一支数千人的军队去零陵（今湖南永州）换防，路过衡阳，张文表就夺了这支军队。

数千人的军队毕竟太少，所以张文表一开始就没有公然反叛。他让数千将士全部穿上白衣白裤，装着去向郎州奔丧的样子，径直开往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。

此时，廖简正驻扎在潭州。若论打仗，廖简不可谓不勇敢，但他勇而无谋且



嗜酒如命。

张文表率数千军队开到距潭州城只有几里远地方的时候，廖简正在府中与十多个部将一起饮酒。一个手下跑来向廖简报告时，廖简却瞪着眼说道：“你胡扯什么？先皇早已拿去了张文表的兵权，他又哪来的几千人马？我看你是喝醉了，看花了眼！”

那手下只好退出。廖简冲着十多个部将举杯道：“来，我们喝酒！”

一个部将提醒廖简道：“大人，那张文表素有野心，他此番前来潭州，定是不怀好意，我等不能不有所防备啊！”

廖简大大咧咧地道：“张文表算什么？他要是敢踏进潭州城，我就拧下他的脑袋去面见皇上！”

十多个部将似乎便放了心，一起跟着廖简大杯小盏地喝起来，直喝得头重脚轻、眼冒金花。

这时，那个手下又慌慌张张地跑来禀报道：张文表带着数千人开进了潭州城。

廖简一边打着酒隔一边斜着眼说道：“你去叫那张文表过来，看本大人如何拧断他的脖子。”

张文表闯进了廖府，来到了廖简的面前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廖大人，你一向可好啊？”

此时的廖简早已醉得不能走路了，他一边努力地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一边喷着酒气说道：“张文表，先皇驾崩前说你一定会谋反，你，你是不是不想活了？”

张文表哈哈大笑道：“周行逢啊周行逢，你真是瞎了眼了，竟让这么一个酒鬼镇守潭州，这岂不是天助我也？”

廖简似乎被张文表笑得有些清醒了：“张文表，你竟敢直呼先皇名讳，还说先皇瞎了眼，你，你当真想谋反不成？”

张文表执剑逼向廖简：“我就是想谋反，你又怎样？”

廖简大呼道：“来人啊！将叛贼张文表给我拿下！”

无人响应。此时，府内外早已被张文表控制，与廖简同饮的十余人大都烂醉如泥。

张文表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来：“杀！”

张文表轻松地占了潭州城，潭州城内驻有近万名军队。有了这近万人的军队，反叛实力大增。

周保权得知张文表占了潭州之后，立即哭了起来。辅政大臣张从富还比较冷静，他一面派将军杨师璠率兵去讨伐张文表，一面又以周保权的名义派人向宋朝和荆南国求助。

“荆南国”其实应该叫“南平国”。朱全忠代唐建立后梁后，派高季兴去做荆南节度使，治所就设在荆州。高季兴到了荆州之后，想方设法地向外扩张，逐



渐又占领了附近的两个州。后唐建立后，他被后唐朝廷封为南平王，于是他就名正言顺地把荆州一带变成了一个小独立王国。和湖南国一样，荆南国也很难再向外扩展，而且当时的荆州一带还很贫瘠，物产不丰，高季兴既然自立为帝，那就要想办法聚敛财物。因为荆州是当时最大的茶市，所以，不管你是南方的还是北方的，也不管你是私商还是公差，只要从荆州一带经过，高季兴就会对你的财物进行明抢暗夺。

赵匡胤建宋的时候，荆南国主是高季兴的孙子高保勳。宋建隆三年十月份，湖南国主周行逢死后没多久，高保勳也病死了，由其兄高保融的儿子高继冲继位。

荆南和湖南是唇齿相依的两个小国，所以张文表在湖南造反，高继冲就率先接到了周保权的求援信。但高继冲只顾着抢掠过往的财物了，哪有心思去帮助周保权？

赵匡胤的想法就与高继冲大相径庭了。在接到周保权的求援信之后，赵匡胤大喜，立即找来赵普说道：“张文表叛乱，周保权求援，朕岂不可以名正言顺地派兵南下了吗？”

赵普也兴奋地道：“皇上，岂止是名正言顺地派兵南下，我大宋军队若想去湖南，那就必须先由荆南经过啊！”

赵匡胤大笑着说道：“那就向高继冲借道，先占了荆南，再乘势南下，逼周保权归降！”

赵普说道：“皇上，这真是一箭双雕啊！”

赵匡胤问赵普何人可以挂帅南征，赵普说道：“李处耘勇猛无比，慕容延钊智勇双全，此二人搭配，可以不辱圣命！”

于是，赵匡胤就任命慕容延钊为主帅，李处耘为副帅，领五万兵马去平定荆南和湖南。

五万宋军开到了襄州（今湖北襄阳）时，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听说湖南国将军杨师璠已经攻克了潭州，并擒杀了叛乱的张文表。

李处耘连忙问慕容延钊该怎么办。慕容延钊反问道：“李大人，皇上派我等南下，是何用意？”

李处耘回道：“夺取荆南和湖南！”

慕容延钊说道：“若军队不继续南下，又如何夺取荆、湖？”

李处耘明白了，当即便要率军南下。慕容延钊说道：“李大人，我们装作不知道张文表被杀，仍然去向高继冲借道，岂不更好？”

于是，慕容延钊一边派部下丁德裕先去荆州借道，一边和李处耘率大军继续南下。

丁德裕单人单骑很快就驰到了荆州，向高继冲言明宋军要借道荆南去湖南之意。高继冲惊讶道：“那叛贼张文表已被诛杀，尔等难道不知？”



丁德裕煞有介事地道：“我等不知。我等只知道，那湖南向我大宋求援，我大宋军队理应前往援助！”

高继冲还要对丁德裕做解释，却被其臣下孙光宪拉到一旁，低声说道：“陛下，你以为大宋军队真地不知道张文表被杀一事？”

高继冲不解地问道：“他们既然已经知道，为何还要从此借道南下？”

孙光宪也反问道：“陛下难道真的不明白吗？中原朝廷自周世宗柴荣起就有了统一天下的打算。现在，大宋皇帝赵匡胤，不仅统一天下的态度更加坚决，且拥有的实力也非中原前朝可比。此番宋军借道，明摆着是要吞没荆南。既如此，与其让宋军强行所灭，还不如主动归顺！”

高继冲愕然道：“孙光宪，你真的这么想？”

孙光宪回道：“臣的确是这么想！如果荆南之军足以抵挡宋军，那臣愿战死疆场。可是，即使集荆南全国之力，也难以阻挡宋军一步啊！陛下，臣之所言可否属实？”

见高继冲默然不语，孙光宪又说道：“陛下，据臣所知，大宋皇帝赵匡胤乃宽厚仁德之人，如果我等主动归顺，不仅可以免去杀身之祸，也可不失荣华富贵！请陛下三思啊！”

高继冲喃喃说道：“容寡人再仔细地想想……”

此时，宋军已经开到了荆门（今湖北荆门），距荆州只有一百多里的路程。

高继冲找到叔父高保寅问道：“事急矣！为之奈何？”

高保寅回道：“战是不能战，看来也只有归降了！”

高继冲流泪了。他一边流泪一边说道：“叔父啊，先祖费尽心机才开创了这荆南之地，可到了继冲的手里，却要归于他人所有……叔父啊，继冲真是心有不甘啊！”

高保寅忙安慰道：“陛下，天意如此，也怨不得你的！”

高继冲一把抓住高保寅的手问道：“叔父，难道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？”

高保寅沉吟道：“要不，我以慰问为名，去宋军营中探探虚实？”

高继冲点头道：“那就有劳叔父了！”

于是，高保寅就带着酒肉赶到荆门，说是要犒劳大宋军队。

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率数十名宋将热情款待高保寅一行。高保寅从慕容延钊的口中得知，大宋皇帝赵匡胤根本无意并吞荆南。慕容延钊还对高保寅说道：“湖南向我大宋求援，吾皇若不派一支军队南下，岂不让天下人议论？”

高保寅放心了，马上派一手下回荆州向高继冲禀报。在高保寅的手下离开荆门后约半个时辰，李处耘便带着数千骑兵向荆州驰去，并顺利地夺取了荆州城，兵不血刃地占了荆南国的都城。从此，荆南国三州十七县土地尽归赵匡胤所有。

得了荆州之后，慕容延钊一边派人押送高继冲等人回汴梁，一边与李处耘一



起率数万宋军继续南下。

这时，从汴梁城内传来消息：大宋皇帝赵匡胤对投降被俘的高继冲等人礼遇有加，不仅没有丝毫为难高继冲等人，还封授高继冲为荆南节度使。因为孙光宪“劝降有功”，所以赵匡胤便加封孙光宪为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刺史。

得到赵匡胤加封高继冲等人的消息时，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已经率着宋军从荆州一带渡过了长江。李处耘感慨万分地道：“吾皇陛下真是世间至仁之君啊！”

慕容延钊笑道：“李大人，在我看来，皇上如此优待高继冲等人，固然体现了吾皇陛下的仁厚之心，同时也是在为我等谋取湖南提供方便啊！”

李处耘使劲儿地皱了皱眉，有点开了窍：“慕容大人，你是说，皇上加封高继冲等人，是做给周保权他们看的？”

慕容延钊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周保权他们看到高继冲等人受到吾皇如此优待，说不定就把湖南之地主动地让归大宋了！”

李处耘连连点头：“虽然我李某喜好征战，但如果能兵不血刃拿下湖南之地，也还是很高兴的！”

“只是可惜啊，”慕容延钊摇了摇头，“湖南的周保权毕竟不是荆南的高继冲啊！”

李处耘一怔：“慕容大人，你是说那周保权不会主动地归降？”

慕容延钊说道：“这不是周保权的问题。周保权才十二岁，他懂得什么？又做得了什么主？”

“慕容大人说得是！”李处耘说道，“周保权那么一点大，自然只能听他手下人的摆布。这样看来，拿下湖南就肯定要打上几仗了！”

“倒也未必，”慕容延钊说道，“周保权的那些手下，定然也有识时务者。我们可以暂缓南下，先派人去朗州向周保权晓以利害，如果此路不通，再大动干戈也不迟！”

于是，待军队过了江之后，慕容延钊派丁德裕率先驰往郎州。临行前，慕容延钊嘱咐丁德裕道：“郎州不比荆州，你一定要多加小心！情况不对，保命要紧！”

“大人放心，下官会谨慎从事的！”说罢，丁德裕便带着十几个随从往郎州去了。

听说高继冲献荆南三州十七县之地降宋之后，宋军不仅没有北撤，反而渡江南下，周保权和他的臣子们越发地恐慌了。

周保权急忙把文臣武将都召集到一起，哭丧着脸问道：“朕听说宋朝大军已经渡江南下，他们……意欲何为？”

张从富哼了一声道：“陛下，这不明摆着吗？赵匡胤不仅要灭荆南，还要吞并我们湖南！”

周保权太过年幼，在听到“要吞并我们湖南”之后，几乎要哭了。他带着哭



腔地说道：“众位爱卿，宋朝大军就要来了，该……如何是好？”

这时，一位大臣说道：“陛下，依臣之见，仅凭湖南一国之力，实无法与大宋抗衡！且西蜀东唐和南汉又根本不会出兵援助，所以臣以为，陛下当另谋良策才是啊！”

这个大臣的话音刚落，又一位大臣紧接着说道：“陛下，臣之愚见，既然无力抗拒大宋，那就该早点献地归顺。如此，陛下与臣等尚可保全荣华富贵！”

看来，赵匡胤封授高继冲等人，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。周保权似乎也悟出了这个道理，所以就哼哼唧唧地说道：“既然众位爱卿都这么看，那朕与众位爱卿就一起投降吧！”

周保权话音一落，张从富突然大叫道：“我湖南国绝不能拱手让给别人！”

周保权被吓呆了。一个大臣壮起胆子问张从富道：“张大人，先帝驾崩前曾叮咛于你，如果形势不妙，可举国投宋。现在，宋军大兵压境，你为何阻挠陛下实现先帝遗愿？”

周保权有些回过神来了：“是啊，张从富，朕之皇考亲口对你所言，难道你忘了？”

张从富冲着周保权哈哈腰道：“陛下，先皇圣旨，臣岂敢淡忘？但是，先皇所言，乃针对叛贼张文表而发。可现在，张贼叛乱已被平息，我湖南又有何理由降宋？更何况，陛下平定张贼叛乱，没有借用赵宋一兵一卒，现在赵宋却发兵南下，岂不是欺人太甚？”

另一大臣问张从富道：“张大人，凭湖南一国之力，又怎能与大宋对抗？”

张从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休得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！南下的宋军不过五万之众，我湖南十四州六十六县，难道敌不过区区五万宋军？”

周保权睁大一双稚嫩的眼睛问张从富道：“你以为，我们的军队能够打败宋军吗？”

张从富掷地有声地道：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！”

见还有几个大臣想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张从富铁青着脸喝道：“再有敢言降宋者，斩！”

张从富当即宣布郎州城戒严，没有他的许可，任何人都不许随意进出郎州城！他还命令南方诸州县的军队火速赶往郎州——他要集全湖南国之力阻挡宋军南下。

一日，丁德裕来到了郎州城外，要求入城面见周保权。

张从富听后勃然大怒。他本想放丁德裕入城，然后捉住并杀死丁德裕，但转念又想，如果大明大亮的把丁德裕杀了，会引起城内军民的不满，对抗击宋军显然不利。想到此，张从富就吩咐手下道：“你去告诉宋军使者，叫他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！”



但很快，手下又回来向张从富报告道：“宋军使者不愿离去，非要进城，说是吾皇陛下请他们来的，没有理由不让他们进城！”

张从富怒不可遏，一口气跑上城楼，冲着城下的丁德裕等人吼道：“尔等听着，湖南不是荆南，那高继冲软弱无能，甘愿做你们的臣虏，但吾皇陛下却决心打败你们！尔等如果还兵北撤倒也罢了，倘若胆敢继续南侵，我张从富定叫尔等有来无回！”

丁德裕知道了，城楼上那个大喊大叫的人叫张从富，有这个张从富在就根本没有劝降周保权的可能。

但丁德裕不想就这么灰溜溜地离去，于是冲着城楼上喊道：“城里的人听着，你们不要相信这个张从富胡扯！小小的湖南，如何能抗拒我大宋天军？我大宋天军已经渡过长江，马上就要开到这里了！尔等如果识时务，就杀掉张从富尽快地归顺我朝，我大宋皇帝保证不会亏待你们！尔等如果不识时务，一味地跟着张从富执迷不悟、执意顽抗，那到头来，可只有死路一条啊！”

在他说话的当口，张从富就已经叫身边的弓箭手做好了准备。丁德裕的话还没说完，气愤至极的张从富就阴沉着脸下达了命令：“放箭！”

因为距离很近，弓箭手又是居高临下，所以，丁德裕和他的十几个随从无法躲避。饶是丁德裕反应灵敏、身手不凡，大腿上也中了一箭。丁德裕不敢再耽搁，忍住疼痛，掉转马头，落荒而逃。

尽管，丁德裕逃回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的身边时已经奄奄一息，但最终还是保住了一条性命，只是中箭的那条腿在以后的日子里走起路来不大便当。

李处耘简直是气炸了肺，当即便要率兵直扑郎州。他还咬牙切齿地对丁德裕道：“如果我不攻破郎州、砍下那张从富的脑袋为你报仇，我就不姓李了！”

但慕容延钊阻止了冲动的李处耘。他对李处耘说道：“张从富既然胆敢射杀我军使者，那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与我为敌的准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的是冷静！如果莽撞行事，那就肯定要吃亏！”

李处耘虽然一时冷静不下来，但也只得服从命令。于是，慕容延钊一边派人回京向赵匡胤禀报，一边派人四处侦察湖南军的兵力部署情况以制定相应的对策。

不几天，前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：南面百里开外的澧州城里驻有两万余湖南军，而澧州东南三百里处的岳州一带驻有湖南水陆军近三万人，将领名叫汪端。

慕容延钊对李处耘说道：“看来，除去郎州的守军之外，那张从富把湖南所有的军队都开到北边来了！他真想在此与我等决一死战啊！”

李处耘不以为然地道：“大人，张从富这样做，倒省了我们不少事了！”

慕容延钊问道：“李大人有何高见？”

李处耘回道：“如果我们先把澧州和岳州的湖南军击溃，那郎州不就成了了一



座孤城了吗？如果我们再把郎州拿下，那整个湖南也就等于被我们拿下了！”

“李大人说得好！”慕容延钊赞许道，“张从富在岳州摆有重兵，显然是以为我们会绕过澧州直攻郎州，这样，岳州和澧州的湖南军就会兵合一处抄我们的后路，然后与郎州的张从富一起南北夹击我们！”

李处耘哼了一声道：“张从富想得倒挺美啊！”

慕容延钊说道：“就张从富而言，他这样想也不无道理，因为他的总兵力确实比我们要多！”

李处耘问道：“大人，我们该怎么打？”

慕容延钊说道：“如果我们攻打澧州，岳州的湖南兵必然来援，如果我们攻打岳州，澧州的湖南兵也肯定会去救助。而且，我以为，不管我们是攻打澧州还是攻打岳州，张从富都会从郎州派兵来援！”

李处耘咧嘴一笑道：“大人，如果我们对澧州、岳州一起攻打，张从富会怎么办？小小的湖南国，不会有多少兵马的。张从富不可能从郎州同时派兵来增援澧州和岳州！”

慕容延钊也笑道：“李大人，你我真是不谋而合啊！”

于是，慕容延钊着李处耘率两万军队去攻打岳州，自己率四万军队（含一万荆南降军）围攻澧州城。

慕容延钊给李处耘的任务是：只要拖住岳州的汪端不要使他来增援澧州就行了。李处耘只有两万人马，想打败汪端似乎不大可能，但拖住汪端应该问题不大。

等慕容延钊把作战计划定好，赵匡胤的钦差也到来了。赵匡胤对张从富射杀宋军使者极为震怒，诏令慕容延钊和李处耘以武力夺取湖南，并且一定要将那张从富捉住或杀死。赵匡胤还通过钦差的口问慕容延钊要不要增派援兵，慕容延钊对钦差说道：“请回禀皇上：五万宋军加上荆南兵马，如果降服不了湖南，那臣也太过无能了！”

一般行军讲究的是隐秘，慕容延钊则不然，一路上声势浩大，可谓是旌旗招展、锣鼓喧天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。而慕容延钊的用意，就是要让澧州的湖南军知道宋朝大军已经向南开过来了。

果然不出慕容延钊所料，澧州的湖南守军得知宋军已经向自己开来，顾不得加固城防之事，而是急急忙忙地派人去求援：一路向东往岳州求援，一路往南向郎州求援。那时候，慕容延钊的军队距澧州至少还有七八十里。

听说宋军要攻打澧州，张从富倒也没怎么吃惊。本来嘛，这也算是在他的意料之中。故而，他一面令几个亲信戒严郎州城，一面点起两万人马，自己亲率着赶往澧州城。郎州在澧州的南面约二百里处。张从富命令部队：两天之内必须赶到澧州。



走了两天两夜，张从富和他的部队走到了澧水河南岸，过了澧水河不远便是澧州城了。这时有手下向张从富建议到：“部队太疲惫了，应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。”张从富不同意，命令手下立刻寻找船只准备过河。

手下很快地找来了近百条船，这些船大小不一，平均每条船能乘三十多人。这些船只来回渡一趟，便能把三千多湖南官兵送到对岸去。渡河速度如此之快，张从富自然高兴。

一开始很正常。每条船都来回运了两趟，第三批湖南兵也上了船。这时候，澧水河的北岸有六千多湖南兵，南岸还有近万人，河里的船只上载着三千多湖南兵。张从富则打算与第四批湖南兵一起过河。

可就在近百条船差不多都行驶到澧水河中央时，那些船工就像约好了似的，一起跃入水中，不见了踪影。

张从富叫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几乎与此同时，渡过澧水河的那六千多湖南兵突然遭到了袭击，袭击他们的是万余宋军。而张从富此时只能站在河的南岸，眼睁睁地看着河北岸的六千多湖南兵被一万多宋军分割围歼。

就在张从富眼巴巴地看着河北岸的战况时，一个手下丧魂落魄般地跑来报告道：“大人，我们的左边杀过来一支宋军！”

张从富“啊”了一声，问道：“有多少人？”

手下回答：“看那阵势，有一万人左右……”

张从富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呢，又一个手下满脸大汗地跑来禀报道：“大人，右边杀过来一支宋军！”

张从富又“啊”了一声：“多……多少人？”

手下肯定地回答：“有一万人！”

张从富惊得合不拢嘴了：“怎么会有这么多宋军？不可能！你们给我顶住！汪端汪将军很快就会赶来支援！”

澧水河南岸的近万名湖南军被张从富分成两部，分别去迎击宋军。当得知东西夹击的宋军果然有两万来人之后，张从富马上就想到了郎州的安危。

他不想在此与宋军大战了，就赶紧下达了南撤的命令。等他好不容易地突出重围时，身边的湖南军已经不足五千了。

张从富不敢迟疑，急急地带着数千兵马向郎州方向逃遁。张从富南逃之后，澧水河北岸的战斗也结束了。而待在船只上的三千多湖南兵，实在走投无路了，也只好投降。

看起来，澧水河两岸的战斗，宋军取胜得很容易，战况也算不上激烈。但实际上，在澧水河两岸战斗的同时，一万荆南兵与澧州的两万湖南兵之间的战斗却



异常地激烈。

一万荆南兵没有让慕容延钊失望。虽然澧州湖南兵在人数上是他们的两倍，而且急于与张从富会合，所以攻势异常地猛烈，但他们还是顽强地顶住了。最后，闻听张从富已经溃败，从澧州出来的湖南军才无奈地撤回了城里。

荆南兵虽然伤亡了数千人，但上上下下都很兴奋。慕容延钊对他们道：“待凯旋回京，我一定在皇上的面前为你们请功！”

一位荆南军官对慕容延钊道：“大人，我们没有什么功劳，立下功劳的是那些战死的弟兄！我们只想请大人在皇上的面前言明，我们荆南军也能打仗！”

一番话说得慕容延钊不禁动容。慕容延钊深情地对那荆南军官说道：“你说得好啊！吾皇陛下是不会忘记那些战死的荆南军人的！”

张从富逃了，宋军便开始真正地围攻澧州城了。这一回，慕容延钊只让那些荆南兵担任防守和警戒任务，而不让他们去攻城。原因是，慕容延钊怕荆南兵伤亡太惨重了会被荆南人捏住话柄，说宋人看不起荆南人，故意让荆南兵去送死。

一开始，澧州城内的湖南军还顽强地抵挡着宋军的攻城。可是几天过去了，汪端的援军踪影皆无。澧州城内的湖南军在又勉强地抵抗了一两天之后，实在支撑不住了，便打开城门投降。

宋军拿下了澧州城之后，慕容延钊的战略计划就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步，下一步便是合李处耘之力拿下岳州城。这么些天来，岳州的湖南军一直没有开到澧州一带，这就说明李处耘确实很好地拖住了那个汪端。

就在慕容延钊率军离开澧州准备开往岳州时，李处耘派人赶来向慕容延钊报告：已经击溃了汪端、拿下了岳州城，现正领兵向郎州方向追击汪端。

慕容延钊大喜，即刻下令：“部队掉头南下，直指郎州。”

原来，李处耘东去岳州的时候，不仅拣着偏僻的路途走，还昼息夜行，虽然官兵们受了不少苦，但抵达岳州附近时，汪端却不知晓。这就极为有利于李处耘发动突袭。

汪端的三万湖南军不全是驻扎在岳州城里的，有一万湖南水军驻扎在岳州城北面的三江口。在摸清了敌情之后，李处耘对几个部将说道：“我想冒一次险。如果冒险成功，我们就能一举打败汪端，说不定还能拿下岳州城！”

原来，李处耘计划先突袭三江口的湖南水军，待岳州城内的湖南军赶来支援时，再回过头来与之决战。

李处耘是在一个夜里对三江口的湖南水军发动突袭的。一万湖南水军猝不及防，被砍杀四千余人后，其余官兵丢下七八百艘战船四处逃散。等岳州城内的湖南军赶到时，三江口的战斗已经结束了。

当得知三江口水军遭到袭击时，汪端并没有亲率军队赶去支援，而只是派



一万军队出城。待他醒悟后，匆匆忙忙地领着剩下的一万军队出城时，先前出城去的一万军队早已被宋军冲散，正没头没脑地往回跑呢。

兵败如山倒，汪端不仅未能制止住原先出城军队的溃败，连自己带出城的军队也被冲得七零八落。他见势不妙，慌忙下令：放弃岳州城，撤回郎州。

李处耘见战事如此顺利，大喜过望。他率着军队开进岳州城象征性地转了一圈，然后，他便一边派人去向慕容延钊报告一边率军向郎州方向追去。

五六天之后，李处耘的军队开到了郎州一带。而在此两天之前，慕容延钊已经率军驻扎在了郎州北郊。两军会合后，立即包围了郎州城。可就在这时候，慕容延钊突然病倒了。

慕容延钊患病，可能与天气有关。作为军中主帅，慕容延钊并不想因为自己患病而耽误了攻打郎州城。故而，他就把李处耘叫到自己的身边道：“李大人，郎州当尽快地拿下！我行动不便，郎州就交给你了！”

李处耘保证道：“大人，我一定尽快地攻下城池！”

“不仅仅是攻下城池，”慕容延钊说道，“还要将那张从富抓住或者杀死！李大人，这可是皇上的旨意啊！”

李处耘回道：“大人放心，我李处耘绝不会让那张从富逃掉！”

宋军开始攻打郎州城了，李处耘不辞辛劳地四处督战。尽管宋军官兵奋不顾身、英勇作战，但一连数十日，郎州城依然掌握在张从富的手中。

实际上，郎州城内早已是人心惶惶。湖南兵也好，城内的老百姓也罢，都不想再战了。然而，在张从富和汪端等人的胁迫下，守城的湖南军却又只能打起精神来拼命地抵抗。加上郎州的城墙又比较坚固，宋军想很快地攻破城池也着实不易。

见数十日的强攻都不见效，李处耘内心十分焦急。突然，李处耘急出一条计策来。

李处耘从俘虏的湖南兵当中，挑选出数十个身体肥胖的人，当着众俘虏的面把他们杀掉。然后，他又带着一批宋军，当着众俘虏的面，将那数十个湖南兵的尸肉给吃了。最后，他在一些年轻的俘虏脸上刺上字，放他们回了郎州城。

李处耘这一残忍的计策收到了成效。那些被放回郎州城的俘虏，胆战心惊地向城内的湖南军诉说宋军的残忍。这样一来，郎州城内的湖南军就再也不敢战下去了，所以，郎州城内的湖南军先是纵火烧城，然后打开城门一窝蜂地朝外跑。李处耘则趁机指挥宋军占领了郎州城。

张从富没能逃掉，李处耘的手下抓住后，被李处耘割下了他的脑袋。不仅如此，李处耘还叫手下将张从富的脑袋挂在郎州城的门楼上示众。

郎州城拿下来了，张从富也处死了，李处耘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。可就在这时，手下跑来报告：“湖南国的大臣们都抓住了，但没抓到湖南国的小皇帝周



保权。”

李处耘一惊。于是下令道：向郎州城的四周仔细搜索。他还对手下说道：“周保权只是一个小孩子，他不会跑多远的！”

原来，周保权是被汪端挟持着趁乱逃出了郎州城，逃到了一所寺庙里。当宋军逼近那所寺庙时，汪端自顾逃走了，把自己的小皇上留给了宋军。

捉住了周保权，李处耘便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。接着，慕容延钊进驻郎州城养病，李处耘又率军南下顺利地占领了潭州等地。至此，湖南十四州六十六县就尽归大宋所有了。

赵匡胤夺得荆南和湖南，从统一天下的战略角度来考虑，意义非常重大。有了荆、湖二地作为依托，宋朝军队就可以西攻后蜀、南逼南汉、东慑南唐了。

故而，当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班师回汴梁的时候，赵匡胤立即就摆下丰盛的酒宴为他们洗尘庆功。席间，赵匡胤频频举杯，热情洋溢地夸赞慕容延钊和李处耘为大宋一统天下开了一个好头。但在夸赞之后，赵匡胤却又沉着脸说道：“尔等虽然功劳卓著，可是，尔等竟然将湖南降兵杀而食之，这等残忍之举，朕也断不能容忍！”

李处耘闻之，慌忙离席跪地道：“此乃臣之所为，请皇上恕罪！”

慕容延钊也伏地磕头道：“臣作为军中主帅，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请皇上一并治罪！”

赵匡胤看了看当时在座的赵普、范质及赵光义等人，然后又盯着慕容延钊和李处耘说道：“朕的统一大业才刚刚开始，你们如此残杀俘虏，以后谁还敢投降大宋？”

李处耘叩首道：“此事是臣一时冲动所为，与慕容大人无关，皇上若要治罪，就请治臣一人之罪！”

慕容延钊忙道：“臣实有罪过。”

这时，赵普说道：“皇上，臣以为，李大人之所以做出这等残忍之举，实是出于无奈。在此之前，那张从富曾经残忍地射杀我大宋使者，李大人这么做，可算得上是以血还血、以牙还牙了！更何况，与李大人的功劳比起来，他这等罪过也是微不足道的！”

范质和赵光义等人也纷纷为李处耘说情。赵匡胤最后对慕容延钊和李处耘说道：“尔等起来吧！这件事情，朕就不加追究了，但下不为例！”

对如此残忍之事，赵匡胤的确痛恨无比。但统一大业才刚刚开始，慕容延钊和李处耘立下这么大的功劳，如果再受到什么处置，就肯定会影响到以后的战事。

赵匡胤最终又赏赐了慕容延钊和李处耘很多的财物，并加封了他们一个节度使的虚衔。与此同时，赵匡胤还叫赵普拟诏晓谕宋军将士：一律不许虐待俘虏。